

明史卷一百九十五

列傳第八十三

王守仁 冀元亨

王守仁 王華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餘姚人。

父華，字德輝，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。授修撰。弘治中，累官學士、少詹事。華有器度，在講幄最久，孝宗甚眷之。李廣貴幸，華講《大學衍義》，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，指陳甚切。帝命中官賜食勞焉。正德初，進禮部左侍郎。以守仁忤劉瑾，出爲南京吏部尚書，坐事罷。旋以《會典》小誤，降右侍郎。瑾敗，乃復故，無何卒。華性孝，母岑年逾百歲卒。華已年七十餘，猶寢苦蔬食，士論多之。

守仁娠十四月而生。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，因名雲。五歲不能言，異人拊之，更名守仁，乃言。年十五，訪客居庸、山海關。時闌出塞，縱觀山川形勝。弱冠舉鄉試，學大進。顧益好言兵，且善射。登弘治十二年進士。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，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，守仁條八事上之。尋授刑部主事。決囚江北，引疾歸。起補兵部主事。

正德元年冬，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。守仁抗章救，瑾怒，廷杖四十，謫貴州龍場驛丞。龍場萬山叢薄，苗、僚雜居。守仁因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餘姚人。

父親王華，字德輝，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第一名。授官修撰。弘治年間，累積功勞任官學士、少詹事。王華有器度，在給皇帝講書的官位上最久，孝宗很眷顧他。李廣顯貴受寵幸，王華講《大學衍義》，到唐朝李輔國與張后內外專權，指陳時事十分直切。皇帝命令宦官賜食慰勞他。正德初年，進升禮部左侍郎。因王守仁觸犯劉瑾，王華出任南京吏部尚書，因事獲罪罷免。不久因《會典》小有失誤，降爲右侍郎。劉瑾倒臺，纔恢復原官，不久去世。王華生性孝順，母親岑氏年過百歲去世。王華已七十多歲，仍然睡草席吃粗食，士人評論多贊美他。

王守仁妊娠十四個月纔出生。祖母夢見神人從雲中送兒下人間，因而取名雲。五歲不能說話，不尋常的人撫摩他，改名守仁，於是能說話。十五歲，訪游客居居庸、山海關。時常擅自出塞，縱觀山川形勝。二十歲鄉試中舉，學業大有長進。祇是更加好談論軍事，并且善射。考中弘治十二年進士。派他處理前威寧伯王越的葬禮，還京時朝廷議論正急於西北邊境的戰事，王守仁條列八件事奏上。不久授官刑部主事。在江北判決囚犯，稱病還鄉。起用補任兵部主事。

正德元年冬天，劉瑾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多人。王守仁剛正地上奏章營救，劉瑾發怒，在朝廷上杖責四十，貶爲貴州龍場驛丞。龍場萬山叢生草木，苗、僚雜居。王守仁根據習

俗化導，夷人喜，相率伐木爲屋，以栖守仁。瑾誅，量移廬陵知縣。入覲，遷南京刑部主事，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。屢遷考功郎中，擢南京太僕少卿，就遷鴻臚卿。

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。十一年八月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、贛。當是時，南中盜賊蜂起。謝志山據橫水、左溪、桶岡，池仲容據洴頭，皆稱王，與大庾 陳曰能、樂昌 高快馬、郴州 龔福全等攻剽府縣。而福建 大帽山賊寇詹師富等又起。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。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，攻南康、贛州，贛縣主簿吳玘戰死。守仁至，知左右多賊耳目，乃呼老黠隸詰之。隸戰栗不敢隱，因貰其罪，令詞賊，賊動靜無勿知。於是檄福建、廣東會兵，先討大帽山賊。

明年正月，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，逼之象湖山，指揮覃桓、縣丞紀鏞戰死。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。佯退師，出不意搗之，連破四十餘寨，俘斬七千有奇，指揮王鎧等擒詹師富。疏言權輕，無以令將士，請給旗牌，提督軍務，得便宜從事。尚書王瓊奏從其請。乃更兵制：二十五人爲伍，伍有小甲；二伍爲隊，隊有總甲；四隊爲哨，哨有長，協哨二佐之；二哨爲營，營有官，參謀二佐之；三營爲陣，陣有偏將；二陣爲軍，軍有副將。皆臨事委，不命於朝；副將以下，得遞相罰治。

其年七月進兵大庾。志山乘間急攻南安，知府季敦擊敗之。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。遂議討橫水、左溪。十月，都指揮許清、贛州知府邢珣、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，敦及守備邾文、汀州知府唐淳、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，吉安知府伍文

俗加以引導，夷人歡喜，紛紛伐木造屋，讓王守仁居住。劉瑾被誅，遇赦酌情調遷近處，任廬陵知縣。入京朝見，升任南京刑部主事，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任他爲驗封。多次升遷任考功郎中，提升任南京太僕少卿，就地升爲鴻臚卿。

兵部尚書王瓊一向以王守仁爲奇才。十一年八月，提升任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、贛。正當此時，南方盜賊蜂起。謝志山占據橫水、左溪、桶岡，池仲容占據洴頭，都稱王，與大庾 陳曰能、樂昌 高快馬、郴州 龔福全等進攻劫掠府縣。而福建 大帽山賊寇詹師富等又起事。前巡撫文森托病避去。謝志山會合樂昌賊寇劫掠大庾，攻打南康、贛州，贛縣主簿吳玘戰死。王守仁到，知左右多有賊寇耳目，就召來老而狡黠的僕隸詰問。僕隸顫抖害怕不敢隱瞞，王守仁藉機赦免了他的罪行，令他偵察賊寇，賊寇的動靜沒有不知道的。於是傳檄令福建、廣東會合兵力，先討伐大帽山賊寇。

第二年正月，督率副使楊璋等在長富村打敗賊寇，追逼他們到象湖山，指揮覃桓、縣丞紀鏞戰死。王守仁親自率領精銳士卒屯駐在上杭。假裝退兵，出其不意發起進攻，連破四十餘寨，俘虜斬殺七千多人，指揮王鎧等擒獲詹師富。上疏說權輕，無法命令將士，請求給予旗牌，提督軍務，得以根據情勢不經請示而自行處理。尚書王瓊奏請同意他的請求。於是更改兵制：二十五人爲伍，伍有小甲；二伍爲隊，隊有總甲；四隊爲哨，哨有長官，協哨二人輔助；二哨爲營，營有官，參謀二人輔佐；三營爲陣，陣有偏將；二陣爲軍，軍有副將。都臨事委任，不受命於朝廷；副將以下，得以輪流處罰治理。

這年七月進兵大庾。謝志山乘機急攻南安，知府季敦擊敗了他。副使楊璋等也生擒陳曰能歸來。於是商議討伐橫水、左溪。十月，都指揮許清、贛州知府邢珣、寧都知縣王天與各率一軍在橫水會合，季敦及守備邾文、汀州知府唐淳、縣丞舒富各率一軍在左溪會合，吉安知府伍文定、程鄉知縣張戢阻擋賊寇奔逃。王守仁自己駐守南

定、程鄉知縣張戢遏其奔軼。守仁自駐南康，去橫水三十里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，進軍逼之。賊方迎戰，兩山舉幟。賊大驚，謂官軍已盡犁其巢，遂潰。乘勝克橫水，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。左溪亦破。守仁以桶岡險固，移營近地，諭以禍福。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，見使至大喜，期仲冬朔降，而珣、文定已冒雨奪險入。賊阻水陣，珣直前搏戰，文定與戢自右出，賊倉卒敗走，遇淳兵又敗。諸軍破桶岡，志山、貴模、廷鳳面縛降。凡破巢八十有四，俘斬六千有奇。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。其黨千人突至，諸將擒斬之。乃設崇義縣於橫水，控諸瑶。還至贛州，議討洴頭賊。

初，守仁之平師富也，龍川賊盧珂、鄭志高、陳英咸請降。及征橫水，洴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，獨仲容未下。橫水破，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，而嚴爲戰守備。詭言珂、志高，仇也，將襲我，故爲備。守仁佯杖繫珂等，而陰使珂弟集兵待，遂下令散兵。歲首大張燈樂，仲容信且疑。守仁賜以節物，誘入謝。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，而自以數人入謁。守仁呵之曰：“若皆吾民，屯於外，疑我乎？”悉引入祥符宮，厚飲食之。賊大喜過望，益自安。守仁留仲容觀燈樂。正月三日大享，伏甲士於門，諸賊入，以次悉擒戮之。自將抵賊巢，連破上、中、下三洴，斬馘二千有奇。餘賊奔九連山。山橫亘數百里，陡絕不可攻。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，奔崖下，賊招之上。官軍進攻，內外合擊，擒斬無遺。乃於下洴立和平縣，置戍而歸。自是境內大定。

康，離橫水三十里，先派四百人埋伏在賊巢左右，進軍逼迫他們。賊剛迎戰，兩山舉起旗幟。賊寇大驚，認爲官軍已全部搗毀了他們的巢穴，於是潰逃。乘勝攻克橫水，謝志山及其同黨蕭貴模等都逃到桶岡。左溪也攻破。王守仁因桶岡險要牢固，移營靠近此地，用禍福之理曉諭賊寇。賊首藍廷鳳等正震驚恐懼，見使者到來大喜，約定在仲冬初一投降，而邢珣、伍文定已冒雨奪下險地而入。賊阻水陣，邢珣直接向前搏戰，伍文定與張戢從右面出戰，賊倉猝敗走，遇唐淳兵又敗。衆軍攻破桶岡，謝志山、蕭貴模、藍廷鳳自己捆縛前來投降。共破敵巢八十四個，俘獲斬殺六千多人。當時湖廣巡撫秦金也攻破龔福全。他的同黨一千人攻襲而來，衆將擒獲斬殺了他們。就在橫水設置崇義縣，控制衆瑶人。返還到達贛州，商議討伐洴頭的賊寇。

當初，王守仁平定詹師富，龍川賊盧珂、鄭志高、陳英都請求投降。到征討橫水時，洴頭賊將黃金巢也帶五百人投降，惟獨仲容没有被攻下。橫水被攻破，仲容纔派弟弟仲安來歸降，却又緊急爲戰守作準備。詭詐說盧珂、鄭志高是他的仇人，將襲擊自己，因此作防備。王守仁假裝杖打捆綁盧珂等，而暗地派盧珂弟聚集軍隊等待，於是下令解散軍隊。年初大張燈火取樂，仲容既相信又懷疑。王守仁賜予符節財物，引誘他入謝。仲容率九十三人在教場扎營，而自己帶數人入帳拜見。王守仁呵斥他說：“你們都是我的子民，屯駐在外，是懷疑我嗎？”全部引入祥符宮，給予豐厚的飲食。賊寇大喜過望，更加自我安心。王守仁留仲容觀燈取樂。正月初三舉行合祀先王的祭禮，在門後埋伏甲士，衆賊入，依次全部擒獲殺掉。親自率兵抵達賊巢，連破上、中、下三洴，斬首二千有餘。其餘賊寇奔逃到九連山。山橫亘綿延數百里，陡絕不可攻。就選出壯士七百人穿上賊寇衣服，跑到崖下，賊招他們上去。官軍進攻，內外合擊，擒獲斬首沒有遺漏。就在下洴設立和平縣，設置戍守後返回。從此境內非常安定。

初，朝議賊勢強，發廣東、湖廣兵合剿。守仁上疏止之，不及。桶岡既滅，湖廣兵始至。及平湫頭，廣東尚未承檄。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，平數十年巨寇，遠近驚爲神。進右副都御史，予世襲錦衣衛百戶，再進副千戶。

十四年六月，命勘福建叛軍。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，知縣顧佖以告。守仁急趨吉安，與伍文定徵調兵食，治器械舟楫，傳檄暴宸濠罪，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。都御史王懋中，編修鄒守益，副使羅循、羅欽德，郎中曾直，御史張鰲山、周魯，評事羅僑，同知郭祥鵬，進士郭持平，降謫驛丞王思、李中，咸赴守仁軍。御史謝源、伍希儒自廣東還，守仁留之紀功。因集衆議曰：“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，則南都不可保。吾欲以計撓之，少遲旬日無患矣。”乃多遣間諜，檄府縣言：“都督許泰、郤永將邊兵，都督劉暉、桂勇將京兵，各四萬，水陸并進。南贛王守仁、湖廣秦金、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，直搗南昌，所至有司缺供者，以軍法論。”又爲蠟書遺偽相李士實、劉養正，叙其歸國之誠，令從臾早發兵東下，而縱間諜泄露此事。宸濠果疑。與士實、養正謀，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，宸濠益大疑。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，乃悟守仁給之。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，而劫其衆六萬人，襲下九江、南康，出大江，薄安慶。

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，趨樟樹鎮。知府臨江戴德孺、袁州徐璉、贛州邢珣，都指揮余恩，通判瑞州胡堯元、童琦、撫州鄒琥、安吉談儲，推官王暉、徐文英，知縣新淦李美、泰和李楫、萬安王冕、寧都王天與，

起初，朝廷商議賊寇勢力強大，調發廣東、湖廣兵會合征剿。王守仁上疏制止，沒有趕上。桶岡被殲滅後，湖廣兵纔到。已平定了湫頭，廣東還沒接到檄書。王守仁統率的都是文吏和偏裨小校，平定爲患數十年的大寇賊，遠近驚爲神。進升右副都御史，贈予世襲錦衣衛百戶，再進封副千戶。

十四年六月，命令勘察福建叛軍。走到豐城而寧王朱宸濠謀反，知縣顧佖稟告。王守仁急往吉安，與伍文定徵調軍糧，修治器械舟楫，傳檄書揭露朱宸濠的罪行，命地方守土大臣各自率吏士盡力於王事。都御史王懋中，編修鄒守益，副使羅循、羅欽德，郎中曾直，御史張鰲山、周魯，評事羅僑，同知郭祥鵬，進士郭持平，貶謫的驛丞王思、李中，都趕赴王守仁軍中。御史謝源、伍希儒自廣東返還，王守仁留他們來記功。於是集合衆人商議說：“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，則南都不可保。我欲用計阻撓他們，稍遲十天就會無禍患了。”於是多派間諜，用檄書傳令府縣說：“都督許泰、郤永率領邊兵，都督劉暉、桂勇率京兵，各四萬，水陸并進。南贛王守仁、湖廣秦金、兩廣楊旦各率部下合計十六萬，直搗南昌，所到之處有關部門缺乏供給的，以軍法處置。”又作蠟書送交偽相李士實、劉養正，講述其歸國的誠意，令從容早發兵東下，而放縱間諜泄露此事。朱宸濠果然起疑心。與李士實、劉養正商議，則都勸他趕快到南京登帝位，朱宸濠更爲懷疑。十多日後偵察得知中外兵不至，纔悟出王守仁在欺騙他。七月壬辰朔日留宜春王朱拱樞居守，而脅迫他的部下六萬人，偷襲攻下九江、南康，出大江，迫近安慶。

王守仁得知南昌兵少於是大喜，急往樟樹鎮。知府臨江戴德孺、袁州徐璉、贛州邢珣，都指揮余恩，通判瑞州胡堯元、童琦，撫州鄒琥、安吉談儲，推官王暉、徐文英，知縣新淦李美、泰和李楫、萬安王冕、寧都王天與，各率兵來會合，合計八萬人，號稱三十萬。有人請

各以兵來會，合八萬人，號三十萬。或請救安慶，守仁曰：“不然。今九江、南康已爲賊守，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，二郡兵絕我後，是腹背受敵也。不如直搗南昌。賊精銳悉出，守備虛。我軍新集氣銳，攻必破。賊聞南昌破，必解圍自救。逆擊之湖中，蔑不勝矣。”衆曰“善”。己酉次豐城，以文定爲前鋒，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。庚戌夜半，文定兵抵廣潤門，守兵駭散。辛亥黎明，諸軍梯絙登，縛拱櫓等，官人多焚死。軍士頗殺掠，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，宥脅從，安士民，慰諭宗室，人心乃悅。

居二日，遣文定、珣、璉、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，而使堯元等設伏。宸濠果自安慶還兵。乙卯遇於黃家渡。文定當其前鋒，賊趨利。珣繞出賊背貫其中，文定、恩乘之，璉、德孺張兩翼分賊勢，堯元等伏發，賊大潰，退保八字腦。宸濠懼，盡發南康、九江兵。守仁遣知府撫州 陳槐、饒州 林城取九江，建昌 曾璵、廣信 周朝佐取南康。丙辰復戰，官軍却，守仁斬先却者。諸軍殊死戰，賊復大敗，退保樵舍，聯舟爲方陣，盡出金寶犒士。明日，宸濠方晨朝其群臣，官軍奄至。以小舟載薪，乘風縱火，焚其副舟，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。宸濠舟膠淺，倉卒易舟遁，王冕所部兵追執之。士實、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。南康、九江亦下。凡三十五日而賊平。京師聞變，諸大臣震懼。王瓊大言曰：“王伯安居南昌上游，必擒賊。”至是，果奏捷。

帝時已親征，自稱威武大將軍，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。命安邊伯 許泰爲副將軍，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、

救安慶，王守仁說：“不應如此。今九江、南康已被賊占領，我們越過南昌與賊人在江上相持，二郡兵斷絕我們的後方，是腹背受敵。不如直搗南昌。叛賊的精銳部隊全部出外，守備空虛。我軍新集氣勢銳利，進攻必勝。叛賊聽說南昌被攻克，定會解圍自救。在湖中迎擊他們，沒有不勝的道理。”衆人說：“好。”己酉駐扎在豐城，以伍文定爲前鋒，先派奉新知縣劉守緒襲擊其伏兵。庚戌半夜，伍文定兵到廣潤門，守兵驚駭散去。辛亥黎明，衆軍攀梯登城，捆縛朱拱櫓等，官人多被燒死。軍士多有殺掠，王守仁誅殺違犯軍令的十多人，寬恕脅迫相從的人，安頓士民，曉諭寬慰宗室，人心愉悅。

停留二日，派伍文定、邢珣、徐璉、戴德孺各自率精兵分道進發，而令胡堯元等設下埋伏。朱宸濠果然從安慶回軍。乙卯在黃家渡相遇。伍文定阻擋賊人先鋒，賊寇趨利。邢珣繞到賊寇背後貫穿其中，伍文定、余恩掩殺叛賊，徐璉、戴德孺張開兩翼以分叛賊勢力，胡堯元等伏兵發起，賊兵大潰敗，撤退保守八字腦。朱宸濠恐懼，全部調發南康、九江兵力。王守仁派知府撫州 陳槐、饒州 林城攻取九江，建昌 曾璵、廣信 周朝佐取南康。丙辰又戰，官軍退却，王守仁斬殺先退却的人。衆軍拼死搏鬥，叛賊又大敗，撤退保守樵舍，連船結成方陣，拿出全部金寶犒勞將士。第二天，朱宸濠正在晨朝他的群臣，官軍突然殺到。用小舟裝載柴薪，乘風放火，焚毀他的副船，妃子從婁氏以下都投水而死。朱宸濠船擱淺，倉猝換船逃跑，王冕手下的士兵追趕捉住朱宸濠。李士實、劉養正以及投降叛賊的按察使楊璋等都被擒獲。南康、九江也被攻下。共三十五日叛賊就被平定。京城聽到變故，衆大臣震懼。王瓊高聲地說：“王伯安位於南昌上游，一定會擒獲叛賊。”至此，果然上奏捷報。

皇帝此時已親自出征，自稱威武大將軍，率京邊驍勇的士卒數萬南下。命安邊伯 許泰任副將軍，偕同提督軍務太監張忠、平賊將軍左都督

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，溯江而上，抵南昌。諸嬖倖故與宸濠通，守仁初上宸濠反書，因言：“覬覦者非特一寧王，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。”諸嬖倖皆恨。宸濠既平，則相與媚功。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，競爲蜚語，謂守仁先與通謀，慮事不成，乃起兵。又欲令縱宸濠湖中，待帝自擒。

守仁乘忠、泰未至，先俘宸濠，發南昌。忠、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。守仁不與，間道趨玉山，上書請獻俘，止帝南征。帝不許。至錢唐遇太監張永。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，在忠、泰輩上，而故與楊一清善，除劉瑾，天下稱之。守仁夜見永，頌其賢，因極言江西困敝，不堪六師擾。永深然之，曰：“永此來，爲調護聖躬，非邀功也。公大勳，永知之，但事不可直情耳。”守仁乃以宸濠付永，而身至京口，欲朝行在。聞巡撫江西命，乃還南昌。忠、泰已先至，恨失宸濠。故縱京軍犯守仁，或呼名嫚罵。守仁不爲動，撫之愈厚。病予藥，死予棺，遭喪於道，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。京軍謂王都堂愛我，無復犯者。忠、泰言：“寧府富厚甲天下，今所蓄安在？”守仁曰：“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，約內應，籍可按也。”忠、泰故嘗納宸濠賄者，氣懾不敢復言。已，輕守仁文士，強之射。徐起，三發三中。京軍皆歡呼，忠、泰益沮。會冬至，守仁命居民巷祭，已，上冢哭。時新喪亂，悲號震野。京軍離家久，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。忠、泰不得已班師。比見帝，與紀功給事中祝續、御史章綸讒毀百端，獨永時時左右之。忠揚言帝前曰：“守仁必反，試召之，必不至。”忠、泰

劉暉率領京軍數千，逆江而上，抵達南昌。衆受寵幸的小人本來就與朱宸濠勾結，王守仁起初呈上朱宸濠的反書，於是進言說：“窺伺皇位的不祇一個寧王，請求罷免奸詐阿諛的小人以收回天下豪傑之心。”衆幸臣都怨恨他。朱宸濠被平定以後，却相與冒領功勞，并且怕王守仁見天子揭發他們的罪行，競相散布謠言，說王守仁先與賊串通謀反，考慮到事不能成，纔起兵。又欲令放朱宸濠回湖中，待皇帝自己擒拿。

王守仁乘張忠、許泰未到，先俘獲朱宸濠，從南昌出發。張忠、許泰用威武大將軍的檄書邀請王守仁到廣信。王守仁不到，從小道趕往玉山，上書請求進獻俘虜，制止皇帝南征。皇帝不允許。到錢唐遇見太監張永。張永提督謀劃機密軍務，職位在張忠、許泰之上，而且本來與楊一清交好，除去劉瑾，天下人稱贊他。王守仁夜晚拜見張永，贊頌他的賢德，藉機極言江西困頓疲敝，不堪天子六師的騷擾。張永也極爲贊同他的觀點，說：“張永此次前來，是爲了保護聖上，不是爲了邀功。你立了大功，我是知道的，但事情不可直接處理。”王守仁就把朱宸濠交給張永，而自己到京口，打算在天子所在地朝見皇上。聽到巡撫江西的命令，就回到南昌。張忠、許泰已先到，遺憾自己未抓到朱宸濠。於是放縱京軍侵犯王守仁，有人直呼其名辱罵。王守仁不爲所動，更加寬厚地安撫他們。有病的送藥，死的送棺材，在道路上遇到辦喪事的，一定停車慰問很久纔離去。京軍說王都堂愛護我們，不要再去侵犯他。張忠、許泰說：“寧府富厚天下第一，所蓄財物現在都在何處？”王守仁說：“朱宸濠往日把財物全部運送到京師賂賄要人，約爲內應，有登記的簿冊可以按察。”張忠、許泰原本曾接受朱宸濠的賄賂，氣焰被震懾不敢再說。之後，輕視王守仁是個文士，強迫他射箭。王守仁緩緩站起，三發三中。京軍都歡呼，張忠、許泰更加沮喪。恰逢冬至，王守仁命居民舉行巷祭，之後，上墳場哭悼。當時新喪亂，悲泣哀號震野。京軍離家久，聽到後，沒有不悲泣思歸的。張忠、許泰不得已而回師。到拜見皇帝時，與紀功給事中

屢矯旨召守仁。守仁得永密信，不赴。及是知出帝意，立馳至。忠、泰計沮，不令見帝。守仁乃入九華山，日晏坐僧寺。帝覘知之，曰：“王守仁學道人，聞召即至，何謂反？”乃遣還鎮，令更上捷音。守仁乃易前奏，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，而盡入諸嬖倖名，江彬等乃無言。

當是時，讒邪構煽，禍變叵測，微守仁，東南事幾殆。世宗深知之。甫即位，趣召入朝受封。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。守仁前後平賊，率歸功瓊，廷和不喜，大臣亦多忌其功。會有言國哀未畢，不宜舉宴行賞者，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。守仁不赴，請歸省。已，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新建伯，世襲，歲祿一千石。然不予鐵券，歲祿亦不給。諸同事有功者，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，當上賞。其他皆名示遷，而陰絀之，廢斥無存者。守仁憤甚。時已丁父憂，屢疏辭爵，乞錄諸臣功，咸報寢。免喪，亦不召。久之，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、黃綰以議禮得幸，言於張璁、桂萼，將召用，而費宏故銜守仁，復沮之。屢推兵部尚書，三邊總督，提督團營，皆弗果用。

嘉靖六年，思恩、田州土酋盧蘇、王受反。總督姚鏌不能定，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，總督兩廣兼巡撫。綰因上書訟守仁功，請賜鐵券歲祿，并叙討賊諸臣，帝咸報可。守仁在道，疏陳用兵之非，且言：“思恩未設流官，土酋歲出兵三千，聽官征調。既設流官，我反歲遣兵數千防

祝續、御史章綸百般讒毀，惟獨張永時常保護他。張忠在皇帝面前揚言說：“王守仁一定會造反，試召他，一定不會來。”張忠、許泰多次假傳聖旨召王守仁。王守仁得到張永密信，不應召。至此知出於皇帝之意，立即奔馳而至。張忠、許泰計窮，不讓他見皇帝。王守仁就上九華山，日晏時坐在僧寺。皇帝探知，說：“王守仁是學道之人，聽到召令立刻來到，為什麼要說他造反呢？”就派遣他回去鎮守，讓他呈上捷報。王守仁就改換前奏，說奉行威武大將軍的策略討平叛亂，而全部寫入衆受寵幸之人的名單，江彬等人纔無話可說。

當此時，讒毀奸邪構禍煽亂，禍變不可測，若非王守仁，東南事幾乎出現危險。世宗對此很瞭解。剛即位，立刻召入朝廷受封。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和。王守仁前後平賊，全部歸功於王瓊，楊廷和不高興，大臣也多忌恨他的功勞。恰逢有人說國哀還沒有完畢，不宜設宴行賞，因此拜授王守仁任南京兵部尚書。王守仁不赴任，請還鄉探視親人。之後，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新建伯，世襲，每年俸祿一千石。但沒有給鐵券，每年的俸祿也不供給。衆同事有功的，祇有吉安守伍文定做了大官，受到皇上封賞。其他都名義上提升，而暗地裏貶謫，無一不受到廢斥。王守仁極爲憤慨。當時已服父喪，多次上疏辭去官爵，請求按衆大臣的功勞給予封賞，都批覆停止封賞。除喪服後，也不召用。很長時間後，與他交好的席書以及門人方獻夫、黃綰因議禮得到寵幸，告訴了張璁、桂萼，準備召用，而費宏一向恨王守仁，又從中阻止。多次推舉任兵部尚書，三邊總督，提督團營，都沒有任用。

嘉靖六年，思恩、田州土酋盧蘇、王受造反。總督姚鏌不能平定，於是詔令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，總督兩廣兼巡撫。黃綰藉機上書訴說王守仁的功勞，請求賜予鐵券歲祿，并錄叙討賊的衆臣之功予以封賞，皇帝都批覆同意。王守仁在道路上，上疏陳述用兵的不當，并且說：“思恩沒有設置流官時，土酋每年出兵三千，聽官府徵調。設置流官之後，我們反而每年派數千

戍。是流官之設，無益可知。且田州鄰交趾，深山絕谷，悉瑶、僮盤據，必仍設土官，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。若改土爲流，則邊鄙之患，我自當之，後必有悔。”章下兵部，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，帝令守仁更議。十二月，守仁抵潯州，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。悉散遣諸軍，留永順、保靖土兵數千，解甲休息。蘇、受初求撫不得，聞守仁至，益懼，至是則大喜。守仁赴南寧，二人遣使乞降，守仁令詣軍門。二人竊議曰：“王公素多詐，恐給我。”陳兵入見。守仁數二人罪，杖而釋之。親入營，撫其衆七萬。奏聞於朝，陳用兵十害，招撫十善。因請復設流官，量割田州地，別立一州，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，署州事，俟有功擢知州。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，以蘇、受等任之，并受約束於流官知府。帝皆從之。

斷藤峽 瑶賊，上連八寨，下通仙臺、花相諸洞蠻，盤亘三百餘里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。守仁欲討之，故留南寧。罷湖廣兵，示不再用。伺賊不備，進破牛腸、六寺等十餘寨，峽賊悉平。遂循橫石江而下，攻克仙臺、花相、白竹、古陶、羅鳳諸賊。令布政使林富率蘇、受兵直抵八寨，破石門，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，盡平八寨。

始，帝以蘇、受之撫，遣行人官璽書獎諭。及奏斷藤峽捷，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，謂守仁自誇大，且及其生平學術。一清等不知所對。守仁之起由璉、萼薦，萼故不善守仁，以璉強之。後萼長吏部，璉入內閣，積不相下。萼暴貴，喜功名，風守仁

兵防戍。流官設置的弊端由此可知。況且田州與交趾相鄰，深山絕谷，全部由瑶、僮盤據，一定要仍然設置土官，纔可憑藉他們的兵力作爲屏蔽。若改土著世襲官爲非土著、非世襲的流官，則邊疆的憂患，即使我現在解除了，以後也必定再復發而後悔。”奏章下交兵部，尚書王時中條陳其中不恰當的五件事，皇帝令王守仁再議。十二月，王守仁到達潯州，恰逢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。全部遣散衆軍，留下永順、保靖土著兵數千人，解甲休息。盧蘇、王受起初請求招撫沒有獲准，聽到王守仁到來，更加恐懼，到此時則大喜。王守仁到南寧，二人派使者乞求投降，王守仁令他們到軍中去。二人私下商議說：“王公一向多詐，恐怕是在欺騙我們。”陳兵入見。王守仁一一列舉二人的罪行，杖責後釋放。親自入營，撫慰他們手下的七萬人。奏報到朝廷，陳述用兵的十條壞處，招撫的十條好處。於是請求復設流官，量情割田州地，另立一州，以岑猛的次子岑邦相任吏目，代理州事，待有功後提升任知州。而在田州設置十九個巡檢司，任用盧蘇、王受等人，一并受流官知府的約束。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。

斷藤峽 瑶賊，上連八寨，下通仙臺、花相等洞蠻，盤延三百餘里，郡縣遭受他們的禍害已數十年。王守仁想討伐他們，故此留在南寧。罷除湖廣兵，表示不再徵用。趁賊不防備，進軍攻破牛腸、六寺等十餘寨，峽賊全部被平定。於是順橫石江而下，攻克仙臺、花相、白竹、古陶、羅鳳衆賊。令布政使林富率領盧蘇、王受兵直抵八寨，攻破石門，副將沈希儀攔截斬殺逃逸的賊寇，全部平定八寨。

當初，皇帝因盧蘇、王受被招撫，派行人官奉璽書嘉獎訓諭。呈奏斷藤峽捷報時，則以手詔詢問閣臣楊一清等，說王守仁自我誇大，并且提及他的生平學術。楊一清等不知怎樣對答。王守仁的起用是張璉、桂萼舉薦的，桂萼本來不與王守仁交好，因張璉而勉強爲之。後來桂萼執掌吏部，張璉入內閣，多不相謙讓。桂萼突然顯貴，

取交趾，守仁辭不應。一清雅知守仁，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，毀一清，一清亦不能無移憾。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，賞格不行。獻夫及霍韜不平，上疏爭之，言：“諸瑶爲患積年，初嘗用兵數十萬，僅得一田州，旋復召寇。守仁片言馳諭，思、田稽首。至八寨、斷藤峽賊，阻深岩絕岡，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剿者，今一舉蕩平，若拉枯朽。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、田，不受命征八寨。夫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國家，利社稷，專之可也，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？守仁討平叛藩，忌者誣以初同賊謀，又誣其輦載金帛。當時大臣楊廷和、喬宇飾成其事，至今未白。夫忠如守仁，有功如守仁，一屈於江西，再屈於兩廣。臣恐勞臣灰心，將士解體，後此疆圉有事，誰復爲陛下任之！”帝報聞而已。

守仁已病甚，疏乞骸骨，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，不俟命竟歸。行至南安卒，年五十七。喪過江西，軍民無不縗素哭送者。

守仁天姿異敏。年十七謁上饒婁諒，與論朱子格物大指。還家，日端坐，講讀《五經》，不苟言笑。游九華歸，築室陽明洞中。泛濫二氏學，數年無所得。謫龍場，窮荒無書，日繹舊聞。忽悟格物致知，當自求諸心，不當求諸事物，喟然曰：“道在是矣。”遂篤信不疑。其爲教，專以致良知爲主。謂宋周、程二子後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，有以接孟氏之傳。而朱子《集註》、《或問》之類，乃中年未定之說。學者翕然從之，世遂有“陽明學”云。

喜好功名。暗示王守仁奪取交趾，王守仁推辭不響應。楊一清向來瞭解王守仁，而黃綰曾上疏欲令王守仁入閣輔政，詆毀楊一清，楊一清也不能沒有不滿之意。桂萼於是明顯詆毀王守仁征伐與招撫都失職，賞賜都未施行。方獻夫及霍韜抱不平，上疏爭辯，說：“衆瑶爲患很多年了，當初曾用兵數十萬，僅得一個田州，不久又招致賊寇。王守仁隻言片語，思恩、田州降順。至於八寨、斷藤峽賊寇，有深岩絕岡阻隔，開國初以來，不曾有輕率提議剿除的，現在一舉蕩平，如摧毀枯枝朽木。有異議的人却說王守仁受命征伐思恩、田州，不曾受命征伐八寨。大夫出疆，對可以安定國家，有利於社稷的事，可以專斷。何況王守仁本來就是受詔可以根據情勢，不經請示，自行處理的呢？王守仁討伐平定反叛藩王，嫉妒的人誣陷他起初與賊同謀，又誣陷他用車子裝載金帛私吞。當時大臣楊廷和、喬宇假造這件事，至今沒有澄清。忠心如王守仁，有功如王守仁，一次在江西受屈，再次在兩廣受屈。臣恐怕辛勞的大臣灰心，將士解體，以後邊防有事，誰再爲陛下擔當！”皇帝祇批答已知道而已。

王守仁後來病得很重，上疏請求退休，舉薦鄖陽巡撫林富代替自己，不等待詔命下達就還鄉了。走到南安去世，年齡五十七歲。靈柩經過江西，軍民沒有不身着喪服哭送的。

王守仁天資異常聰敏。十七歲時拜見上饒婁諒，與他論朱子推究事理的主要意思。返家，每日端坐，研究閱讀《五經》，不隨便說笑。游九華山，返回，在陽明洞中建築房屋。廣泛閱讀程、朱二氏的學說，數年之後仍無所獲。貶謫到龍場，荒遠之地沒有書籍，每天研討舊有知識。忽然悟出要推究事物原理獲得知識，應當自己求之於心，不應當求之於外物，感嘆說：“道理就在這裏。”於是深信不疑。他從事教育，專以培養良知爲主。認爲宋周、程二子之後，祇有象山陸氏的學問簡單易行直截了當，能够承接孟氏之傳。而朱子《集註》、《或問》之類，乃是他中年思想學術還沒有穩定的學說。學者一致跟從他，世上於是有了“陽明學”。

守仁既卒，桂萼奏其擅離職守。帝大怒，下廷臣議。萼等言：“守仁事不師古，言不稱師。欲立異以爲高，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；知衆論之不予，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。號召門徒，互相倡和。才美者樂其任意，庸鄙者借其虛聲。傳習轉訛，背謬彌甚。但討捕韋賊，擒獲叛藩，功有足錄，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，禁邪說以正人心。”帝乃下詔停世襲，恤典俱不行。隆慶初，廷臣多頌其功。詔贈新建侯，謚文成。二年，予世襲伯爵。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、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。帝獨允禮臣議，以瑄配。及萬曆十二年，御史詹事講申前請。大學士申時行等言：“守仁言致知出《大學》，良知出《孟子》。陳獻章主靜，沿宋儒周敦頤、程顥。且孝友出處如獻章，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，不可謂禪，誠宜崇祀。”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，衆論所歸，亦宜并祀。帝皆從之。終明之世，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。

始守仁無子，育弟子正憲爲後。晚年，生子正億，二歲而孤。既長，襲錦衣副千戶。隆慶初，襲新建伯。萬曆五年卒。子承勛嗣，督漕運二十年。子先進，無子，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。先達妻曰：“伯無子，爵自傳吾夫。由父及子，爵安往？”先進怒，因育族子業洵爲後。及承勛卒，先進未襲死。業洵自以非嫡嗣，終當歸爵先達，且虞其爭，乃謗先達爲乞養，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，屢爭於朝，數十年不決。崇禎時，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。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，所司懼忤業浩，竟以先通嗣。業弘憤，持疏入禁門訴。自刎不殊，執下獄，尋釋。先通襲伯四年，流賊

王守仁去世之後，桂萼劾奏他擅離職守。皇帝大怒，下交朝廷大臣議罪。桂萼等說：“王守仁做事不效法古人，言語不稱師承。欲立異說以顯示高深，就否定朱熹探究事物原理而獲得知識的理論；知道衆人不曾贊同自己，就作朱熹晚年定論的書。號召學生，互相倡和，才高的人喜愛他的學問不受拘束，平庸鄙陋的人藉用他的虛名。傳播學習轉相錯訛，悖謬更甚。但他討捕韋賊，擒獲叛藩，功有足以賞賜的，應當免予追奪伯爵以彰明大的信用，禁止邪說以端正人心。”皇帝就下詔停止世襲，恤典都不施行。隆慶初年，朝廷大臣多贊頌他的功勞。下詔追贈新建侯，謚號文成。二年，賜予世襲伯爵。之後又請求使王守仁與薛瑄、陳獻章一同配祀於文廟。皇帝祇允許禮臣的奏議，使薛瑄配祀。到萬曆十二年，御史詹事講申說先前請求。大學士申時行等人說：“王守仁說的獲取知識出於《大學》，良知出於《孟子》。陳獻章主張靜，沿襲宋儒周敦頤、程顥。況且孝友出處如陳獻章，氣節文章功業如王守仁，不能認爲是禪，確實應尊崇祭祀。”并且說胡居仁心底純正行爲篤厚，衆人之論一致推崇，也應一并祭祀。皇帝都聽從他的意見。終明朝之世，配祀的人祇有王守仁等四人。

起初王守仁沒有兒子，養育弟弟的兒子王正憲爲後代。晚年，生子王正億，二歲時就成了孤兒。長大之後，襲封錦衣副千戶。隆慶初年，襲封新建伯。萬曆五年死。兒子王承勛繼承，督查漕運二十年。兒子王先進，沒有兒子，打算以弟弟王先達的兒子王業弘繼承。王先達的妻子說：“伯無子，爵位自然傳給我丈夫。由父親傳給兒子，爵位會到什麼地方去？”王先進憤怒，因此撫育族子王業洵爲後代。到王承勛去世，王先進沒有襲爵就死了。王業洵自以爲不是嫡嗣，終當把爵位歸還王先達，且料到他會爭奪，就誹謗王先達是討來撫養的，而另推舉王承勛弟弟的兒子王先通應當繼承，多次在朝廷上爭論，數十年不能判決。崇禎時，王先達的兒子王業弘又與王先通上疏爭辯。而王業洵的兄長王業浩當時任總督，主管官吏怕觸犯王業浩，最終讓王先通繼

陷京師，被殺。

守仁弟子盈天下，其有傳者不復載。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。

冀元亨

冀元亨，字惟乾，武陵人。篤信守仁學。舉正德十一年鄉試。從守仁於贛，守仁屬以教子。宸濠懷不軌，而外務名高，貽書守仁問學，守仁使元亨往。宸濠語挑之，佯不喻，獨與之論學，宸濠目爲痴。他日講《西銘》，反覆君臣義甚悉。宸濠亦服，厚贈遺之，元亨反其贈於官。已，宸濠敗，張忠、許泰誣守仁與通。詰宸濠，言無有。忠等詰不已，曰：“獨嘗遣冀元亨論學。”忠等大喜，撻元亨，加以炮烙，終不承，械繫京師詔獄。

世宗嗣位，言者交白其冤，出獄五日卒。元亨在獄，善待諸囚若兄弟，囚皆感泣。其被逮也，所司繫其妻李，李無怖色，曰：“吾夫尊師樂善，豈他慮哉。”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。事且白，守者欲出之。曰：“未見吾夫，出安往？”按察諸僚婦聞其賢，召之，辭不赴。已就見，則囚服見，手不釋麻枲。問其夫學，曰：“吾夫之學，不出閨門衽席間。”聞者悚然。

贊曰：王守仁始以直節著。比任疆事，提弱卒，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，平定孽藩。終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勝，未有如守仁者也。當危疑之際，神明愈定，智慮無遺，雖由天資高，其亦有得於中者歟。矜其創獲，

承。王業弘憤怒，手拿奏疏入禁門控訴。自殺不死，逮捕入獄，不久釋放。王先通襲封伯爵四年，流賊攻陷京城，被殺。

王守仁的弟子滿天下，其中有專傳的人不再記載。祇有冀元亨曾與王守仁共患難。

冀元亨，字惟乾，武陵人。深信王守仁的學說。考中正德十一年鄉試。跟隨王守仁到贛，王守仁囑托他教育兒子。朱宸濠心懷反叛，而在外追求好名聲，贈書給王守仁請教學術，王守仁派冀元亨前往，朱宸濠用話語挑引他，他假裝不明白，祇與他討論學術，朱宸濠視他爲痴愚。一日講《西銘》，反復解釋君臣之義甚爲透徹。朱宸濠也折服，贈送厚禮讓他回去，冀元亨又反贈予官府。之後，朱宸濠倒臺，張忠、許泰誣陷王守仁與他勾結。詰問朱宸濠，說沒有。張忠等責問不止，他說：“惟獨曾派冀元亨討論學術。”張忠等大喜，捉拿冀元亨，嚴刑拷打，加以炮烙酷刑，終不承認，戴上刑具解送到京城關進欽犯監獄。

世宗繼位，進言的人紛紛爲他伸冤，出獄五日後去世。冀元亨在獄中，如兄弟般善待衆囚徒，囚徒都感動流淚。他被逮捕的時候，有關部門拘繫他的妻子李氏，李氏無懼色，說：“我丈夫尊敬老師樂於從善，豈會有其他謀慮呢。”獄中與二女不停編織麻布。事情弄明白後，看守想讓她出獄。她說：“沒有看見我的丈夫，出獄後往哪裏去！”按察衆官僚之婦聽說她的賢名，召見她，推辭不去。隨後前來看望她，則身穿囚服相見，手中不放下麻綫。詢問他丈夫的學說，她說：“我丈夫的學說，不在閨門床席之間。”聽到的人肅然起敬。

贊曰：王守仁起初因正直有氣節而著名。到承擔治理疆域之事，率領弱小的軍隊，衆書生跟隨掃除多年的賊寇，平定反叛的藩王。終明朝之世，文臣用兵制勝，沒有如王守仁的。在危急疑難時刻，神情更爲鎮定，智慮沒有遺漏，雖是由於天資聰明，大概也有得益於後天的磨煉吧。矜

標異儒先，卒爲學者譏。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，世寧曰：“某恨公多講學耳。”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，抑流弊實然，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。

持於自己的創獲，標新立異於先儒，終被學者譏諷。王守仁曾說胡世寧講學太少，胡世寧說：“我爲你講學太多而遺憾。”桂萼的譏議雖然出於私心嫉妒，也是流弊確實如此，本來就不能因功勞多而爲他隱諱。